

中国 **新锐派**
作家作品文库

我在十里长街等你

【奎之长篇小说作品】

面对世俗，面对各种诱惑，
恪守内心的道德底线，
为爱情腾出空间，让爱自由生长。

奎之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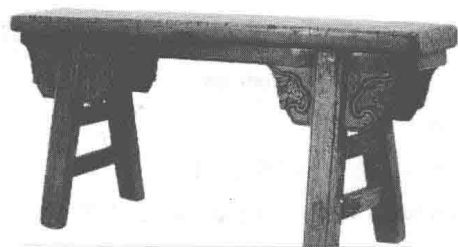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财富出版社
CHINA FORTUNE PRESS

中国新锐派
— 作家作品文库 —

我在十里长街等你

奎之长篇小说作品

奎之◎著

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十里长街等你 / 奎之著. —北京: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6. 10
(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47 - 6250 - 4

I. ①我… II. ①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05332 号

策划编辑 张 静

责任编辑 张 静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校对 梁 凡 张营营

责任发行 张红燕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68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7(总编室)

010 - 68589540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6250 - 4/I · 0227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张 16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54 千字 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2
第三章	24
第四章	36
第五章	51
第六章	64
第七章	81
第八章	98
第九章	113
第十章	134
第十一章	155
第十二章	173
第十三章	189
第十四章	215
第十五章	233
后 记	248

第一章

大学毕业了。

从跨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可以真正做一回自己了。而我心里唯一放不下的人儿，是我美丽的芸儿。

杭州汽车站的候车厅挤满了乘客，个个行色匆匆。

我和芸儿静坐着，等候着。

我时不时地看看时间，好让它流逝得慢一点儿，再慢一点儿。

芸儿递给我一个蛋黄派。

“不想吃，没胃口。”我心里难过，一想到离别，就没有了食欲。

芸儿给我撕开蛋黄派的封口，取出来，递到我嘴边。

“阿昆，不吃会饿的。”芸儿关切地说。

我不得不张开嘴轻咬了一口，酥酥的、甜甜的，像爱情的味道。

“芸儿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”我伤心地说。

芸儿的双眸一下就湿润了。“不会呀，都是浙江省内，你台州，我杭州，不算远呐，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我取出前晚写的情书，神秘兮兮地递给芸儿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芸儿好奇地问。

“你现在打开看还是回去看？”

“别卖关子了，又写了什么？”

“就写了几句离别感言而已。”

芸儿笑着说：“那我拆开看看。”

说完，芸儿就拆开信封，认真地看了起来。

我亲爱的芸儿，大学就这么转瞬毕业了。我们恍如做了一场美梦，

现在，美梦就要醒了。

芸儿，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杭州女孩，而我却来自台州，毕业了就要回家乡，心中有很多的不舍。

在大学校园里，我们是一对恩爱的情侣，而毕业后，我们将两地分居，无法厮守在一起。不去想未来是怎样的，不去想是你来我台州还是我去你杭州，这些似乎太遥远了。

芸儿，在看不见你的日子里，我会发疯地想你，想你的好，想你的温柔，想你给予我的一切。

芸儿，一个人的生活，你要保重自己，善待自己。

爱你的阿昆。

芸儿已热泪盈眶。

见此情景，我满怀深情地说：“芸儿，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写了！”

芸儿见我说得如此动情，说：“你瞎说什么呀！好像生离死别一样。”

我攥过芸儿的手，说：“芸儿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”

“傻瓜，我没说要离开你呀！你以后可以随时过来看我哦！”

“你不是让我一个月去一次吗？”

“你傻呀，你多来几次，我会介意吗？”

我不多说，发觉芸儿已陶醉了。

“你害得我都不想回家了！”芸儿说。

“你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了！”

“你还来真的了，醒醒吧！”

“这不能怪我哦，”我急促地辩解，“刚才是你拉我下水的好不好……”

离别时刻，我和芸儿对视了一下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心里太多想说的话，都流露在了四目相对中。我知道，我无法拖住时间让它倒流；如果可以倒流，我还会选择与芸儿好好地恋爱一场。

芸儿已泪流满面。

我拥抱了一下芸儿，似在安慰她。随之，我的眼眶也潮湿了。

“阿昆，你要保重。你要常常过来看我。”芸儿哽咽着说。

“芸儿，你也要保重。我会常来看你的！”

随后，我恋恋不舍地进了检票口，几步一回眸。

芸儿给了我一个飞吻，我破涕为笑。

我朝芸儿挥挥手，芸儿也朝我挥挥手。

就这样，在杭州城的汽车站，我告别了芸儿。

我登上了发往浙江台州的班车。

坐在车上，脑子里闪过大学校园生活……

四年前，我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。

学校宿舍的同学都很好，同宿舍一共四人，睡在我上铺的就是跟我很要好的阿刚。我跟阿刚从认识到成为好友，没有超过一个月时间。

在新的环境里，我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发誓要像以前中学时代那样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然而，大学环境并非我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大家除了学习外，好像都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比如有些人加入了文学社，吟诗作赋好不潇洒；有些人加入了书画社，挥毫泼墨尽展才华；还有些人加入到学生会，当起学生干部管起学生来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我骨子里也开始骚动不安。眼看着阿刚同学整天跟巧儿同学磨在一起探讨学问，我心里直痒痒，也想试着跟异性同学沟通交流。

芸儿跟我是同班。我跟她都是中文系的，都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。加入文学社并不等于两人就开始交往了，我跟她最早的沟通还是在学校的图书阅览室。

那一天我坐在芸儿的边上，看到她在本子上做着笔记，有点好奇，就忍不住多问了几句。

“你好，芸儿，你在记什么呢？”我轻声轻语，唯恐别人听到。

芸儿抬头，微笑着告诉我：“我在摘抄好词好句呢！”

我赞叹着说：“你挺用功的呀！”

芸儿说：“你不也是吗？”

我谦虚地说：“我只是随便翻翻的，不像你，用心在记呢！”

这么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人才算正式认识了。

认识芸儿后，我已将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的警句抛诸脑后了。对一个二十还未出头的男孩来说，异性的吸引力远远大过学习。这不，我学习功课的积极性就大大下降，心思都在芸儿身上了。

我已算好了芸儿去图书阅览室的时间点，通常是她到阅览室后，我随后就到。

“阿昆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芸儿表情有点诧异。

“我怎么就不能来呢？”我隐秘地笑了笑。

芸儿也未在意，以为这纯属巧合，没有当回事。

巧合的次数多了，芸儿虽觉得我是跟屁虫，但并没有厌烦我。

让芸儿欣赏我，需要一个阶段。所以我努力在她面前表现我的优点，尽量给她留下好印象。

和芸儿的关系出现转折，是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。

那天上体育课，芸儿在操场上不小心扭伤了脚，疼痛难忍。我见状，随即背起芸儿送往学校的医务室。阿刚和巧儿也跟来了。

校医检查后说，芸儿脚扭伤后脚踝活动时有剧痛，不能持重站立或挪步，按着疼的地方是在骨头上，并已逐渐肿起来，说明可能已扭到骨头了，应立即到医院拍片诊治。

当时医务室没有这些设备，我不由分说，又背起芸儿，准备带她到杭州医院诊疗。

“疼，疼！”芸儿疼得脸色发白，不住地呻吟。

“芸儿，我马上送你到医院，你一定要挺住！”我安慰芸儿。

“芸儿，别担心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巧儿给芸儿打气。

在路口，阿刚拦了辆出租车，很快，出租车就开到了杭州医院。

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将芸儿抱起，径直奔向急诊室。

在急诊室，我和巧儿守在芸儿身边，阿刚给芸儿挂号。

急诊科医生确诊芸儿扭伤已伤到骨头，并给她打上了石膏。医生嘱咐芸儿，不能随便移动患足，不宜着地行走。如果上了石膏后疼痛加剧，应及时送医检查。另外，还要注意患足保暖，在石膏外的足端不能冻伤。

所幸的是，芸儿不用住院治疗。我和阿刚又将芸儿送到她的寝室，让她躺着好好休息。

“芸儿，还疼吗？”我关切地问。

芸儿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疼了。”

“不疼就好。要是疼起来，你让巧儿传话给我。”我说。

“阿昆，谢谢你。阿刚，也谢谢你。你们帮了我大忙了。”

“都是同学，不用说谢。谁碰到这事，都会去做。”阿刚说。

聊了会儿，我和阿刚就出来了。我们知道，女生宿舍不宜久留。

晚餐是巧儿带给芸儿的。因为这件事，芸儿和巧儿成了好朋友。

芸儿的功课不能落下，虽然脚上打着石膏，但并不影响她上课。

由于无法行走，芸儿需要一个有力气的男生背她去上课。

“芸儿，你想让哪位男生背你或者抱你去上课？”我试探着问她。

芸儿满脸绯红，轻声说：“阿昆，我以前经常跟你泡阅览室，跟你熟一些，要不，就麻烦你吧？”

“好咧！”我兴奋地说。

就这样，背芸儿上学、放学的任务就交给我了。

宿舍离教室是有一段路程的。当我背着芸儿走在路上，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。碰到同班同学，他们还算理解，毕竟他们都知道芸儿走不了路；而碰到不知情者，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。

第一次背芸儿到三楼的教室，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地登楼梯，累得我气喘吁吁。当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芸儿放到她的座位上，我简直要累趴在地。

“阿昆，谢谢你！”芸儿微笑着对我说。

我无力地摆摆手，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
放学了，背着芸儿下楼梯还算轻松。

背到半路，芸儿说：“阿昆，累吧？要不我们坐在石凳上歇会儿吧？”

我喘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不累的。”

“还说呢，你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呢！”芸儿心疼地说。

我只好听芸儿的，坐到石凳上歇一会儿。

“阿昆，我想借一本书，你还能背我到图书馆吗？”芸儿征求我的意见。

“绝对没问题。”我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。

于是，我又背着芸儿到图书馆。

“芸儿，你想借哪本书？”我喘了口气，说，“我可以帮你找来。”

“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。”芸儿回答。

我很快在现代文学的书架上找到这本厚厚的书。

“芸儿，你先看，看了再借给我看，好吧？”我将书递给芸儿，笑着说。

“阿昆，你也喜欢看这么厚的书吗？”芸儿问。

“可不是嘛，四大名著我就剩《红楼梦》没看呢！”

“嗯，那我看完借给你看哦。”

说着，我又背起芸儿去学校的食堂。

之前在食堂要么一个人就餐，要么跟阿刚一起就餐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要给女生点菜打饭，还要跟女生共进晚餐呢。我既紧张又激动，心里感慨几世修来的福啊，能有这样的美事。

芸儿眼尖，轻声告诉我：“阿昆，你看那边，巧儿跟阿刚在一起吃饭呢！”

没错，阿刚和巧儿是在一起吃饭。我伸手打了个招呼，阿刚竟朝我这边走来。

“阿昆啊，看把你美的，现在都跟芸儿大美女吃饭了，把我这个兄弟抛在一边了。”阿刚打趣着说。

“你不是跟巧儿在一块吃吗？你就知足吧！”我说时，拍了下阿刚的肩膀。

这时，巧儿过来问芸儿：“芸儿，你的脚好点了吗？”

芸儿回答：“好点了。不过这段时间还不能着地，还得麻烦阿昆背着上学呢。”

“不麻烦的，这段时间背你，我就当是锻炼身体吧！”我当着阿刚和巧儿，有意这么说。

“阿昆，你这么说，芸儿会伤心的。”阿刚说道。

“阿刚，赶紧吃你的饭去，别来搅局了。”我带点命令的口气，阿刚知趣地走开了。

巧儿说：“芸儿，明天阿刚有一场篮球友谊赛，你来看他打球吗？”

芸儿说：“我行动不便呀，怎么观看呀？”

巧儿说：“这个好办，让阿昆背着你去看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芸儿说：“这不行的，不累死阿昆才怪。”

我赶忙插嘴：“芸儿，你真要看阿刚打球，给他助威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”

芸儿说：“还是算了吧，不出糗了。阿昆，明天放学后，你把我扔在寝室，你到球场给阿刚加油吧！”

巧儿回去吃饭了，我忍不住说了句：“芸儿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我都是你的另一条腿。”

说完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失态了。我这不是明摆着向芸儿表露心迹吗？真该对自己掌嘴。

芸儿的脸再次通红，低着头轻声地说：“阿昆，你说什么了？就当我没听见。”

我尴尬极了。不过，我不后悔对芸儿表白爱意。

第二天，我听从芸儿的吩咐，送她去寝室后，就回到球场给阿刚加油助威。

巧儿早我一步就在球场了，她见我过来，问：“阿昆，真不带芸儿过来看球吗？”

我解释说：“是芸儿不愿过来，她不想看到众人异样的目光。”

巧儿说：“明白了。阿昆，我觉得芸儿有心事了。”

我不解地问：“咦？她有心事？”

巧儿说：“是的。女孩的心事男孩不懂，你可能不会懂的。”

我低头思索片刻，说：“我只希望芸儿快一点恢复健康，其他的我不会去想。”

“不说了，我们看球赛吧！”巧儿将目光转向运球自如的阿刚，赞叹着说，“阿刚打球技术越来越棒了！”

看得出来，巧儿的神情里尽是对阿刚的仰慕。

这些天，我都准点背着芸儿上学和放学。由此，也引起不少人的非议。有说我喜欢芸儿的，也有说我贪图女色的，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只要芸儿自己不介意，心里觉得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就行了。

那天带芸儿到医院去复查。医生检查后说，芸儿的脚伤已基本痊愈，接下去不用担心行走的问题，但要注意不能做剧烈运动或者手提重物走路，以防再次扭伤。看来，芸儿几个星期的体育课都将泡汤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芸儿悄声跟我说：“阿昆，我好像对你有点依赖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”

我给她支招：“这好办。你跟巧儿结成闺蜜，不出两三天，你就会把我忘了，你的依赖症就好了。”

芸儿笑着说：“这个办法好。那我真的照做了。”

我低头不语，心里很不痛快。我其实说的是反话，芸儿怎么就没听出来呢？

见我沉默，芸儿开导我：“现在怎么轮到你不开心了？我的伤好了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呀！”

“一想到从此不能再背着你了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！你呀你，真是的。”

我缄默着，走到宿舍楼下。

站在宿舍楼下，我触景伤情。几天来，我都是背着芸儿上宿舍楼，并将她安全地送到寝室。现在不能了，芸儿可以自己走了。

“芸儿——”我叫了一声。

芸儿转过头来，问：“阿昆，怎么了？”

“芸儿，能让我再背你一次吗？”我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无法听清。

“阿昆，我不让你背。”

我几乎是绝望了，“唉”了一声。

“我还没说完呢。阿昆，你平时是背我上去的，这回我要你抱我上去，好吗？”芸儿眼眶里闪着泪花。

我由绝望转为惊喜，没想到芸儿会这么说，我的情绪也来了个360度大转变。

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，芸儿说：“我的脚伤刚好，怕走楼梯，阿昆，

今天就再麻烦你一次，抱我上去吧！”

既然芸儿这么说，我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，鼓起劲儿，左手托住芸儿腿部，右手托住芸儿背部，芸儿身子一斜，双手勾住我的脖子，整个人被我抱了起来。

“你们快来看啊，好浪漫呀！”

“呀！他们大白天的要干嘛呀！”

“这人不就是中文系的阿昆吗？这也太无耻了吧！”

.....

不知是谁在起哄，围观者多起来了。他们都盯着我将芸儿抱上了女生宿舍楼。

我全然不顾，安全将芸儿送到寝室。

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

但是，好事者还是举报了我。他们向学生处的领导反映，说我一个男生，光天化日之下抱着一个女生上了女生宿舍楼，成何体统！

学生处的领导把我叫过去谈话，并将我的班主任一起叫了过去。

班主任跟学生处的领导解释说芸儿有脚伤，阿昆平时都是背着芸儿上楼的，这回是抱着上楼，情况应该差不多。

单方面说不清楚，学生处的领导又把芸儿叫过去当面对质。

“你的脚不是好好的吗？自己会走路，干吗让一个男生抱你上去呢？”学生处的领导如此质问芸儿。

芸儿羞得无地自容。

“这件事情影响很坏。你们的行为，简直败坏学校的学风。要是这事儿传到教育局，我们领导层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学生处领导厉声发话。

我听不下去了，辩解说：“芸儿的脚伤刚好，我们全班同学都可以做证。”

“还强词夺理！既然脚伤好了，你还抱她干什么！这不是败坏学风是什么？！”学生处领导见我争辩，已怒不可遏。

“是我让阿昆抱我上去的。”芸儿抬起头，脸羞得通红，却异常冷静地说，“不能怪阿昆，是我喜欢上了他，是我要求他这么做的。”

大学生谈恋爱学校明里就是不允许的，更多人谈的是地下恋情，把恋爱放在台面上讲，领导还能不发飙吗？何况还主动交代了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芸儿挺身而出，挡在了我前面，那么勇敢，那么“视死如归”，让我相当感动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一时兴起，抱着芸儿上楼的。”我要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，让自己一个人承受，哪怕学校责令我退学，只要能保住芸儿，我在所不惜。

“看来脚伤是借口，谈恋爱是真。”学生处领导蔑视我。

“信不信由你们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”我镇定地说。

“你还嘴硬，鉴于这件事的负面影响，完全可以给你记大过处分！”学生处领导鄙夷地说。

班主任发话：“芸儿的脚伤是真，阿昆平常背芸儿上楼也是真。这个全班同学都是知道的。不过，阿昆和芸儿日久生情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”

“学校是不允许谈恋爱的，你们这么光明正大地谈恋爱，良好的学风都给你们败坏了。”学生处领导还不放过我和芸儿。

班主任对领导说：“念在他们是初犯，现在改还来得及，就给他们口头警告一次算了。”

班主任还是有面子的，学生处领导对我和芸儿口头警告，如若再有负面影响，对我和芸儿将“绝不姑息”。

芸儿便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故事，投到杂志社发表了。

芸儿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我。

“阿昆，我发表了一篇故事，你要看看吗？”芸儿高兴地问我。

“当然要看了。你写的故事，一定很好看。”我颇为期待。

芸儿把杂志递给我，说：“你看了可不许笑话我哦！”

真吊胃口，究竟是什么故事呢？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来看。

我一口气把故事看完，直说：“好故事，好故事啊！”

芸儿瞅着我，说：“别老赞美，说说你的看法吧！”

我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没什么看法，就是觉得好。不过呢，这篇故事还没写完，也不知道男女主人公今后怎么样了。”

芸儿说：“我就是要留给读者一点悬念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各种各样的结局。那样不好吗？”

“好。如果换成我写，就给故事确定一个美好的结局，让男女主人公相爱，最后他们过得很幸福。”我有意这么讲，看看芸儿会有什么表情。

芸儿羞红了脸，怕我窥见，侧过身说：“阿昆，你要是真这样想，就好了。”

还未等我说话，芸儿夺过杂志，小跑着走开了。

我想，此刻芸儿内心一定是无比快乐的。

.....

第二章

“乘客们，台州客运南站就要到了，请大家做好下车的准备。”

我的思绪被乘务员拉了回来。

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子，总算从杭州回到了台州。杭州是多云天气，台州也是多云天气，差别不大。

时近中午，我在车站内买了点零食。

我拖着行李箱，在报刊亭买了份《台州晚报》，坐在石阶上，边吃零食边随意地翻看报纸。

我多么希望能这样惬意地生活着。可我毕业了，工作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大山，令人喘不过气来。

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这时，手机铃声响了。

我一看，是老妈打来的，随手按了通话键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几时回来的？”

“妈，我已下车了，还没到家呢。”

“阿昆，你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马上回家！妈，您给我烧碗青菜汤面吧！”

.....

拖着行李箱一进家门，就闻到那股青菜汤面的味道，我禁不住咽了几口唾沫。

脚步声惊动了老妈，她忙不迭地从厨房里面出来，笑脸相迎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见到老妈，我特别开心。

“来来，快把行李放下，肚子饿了吧，快到厨房吃面！”

我能感觉到老妈内心别提有多高兴。

许是好久未吃过老妈烧的青菜汤面了，我一进厨房就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青菜汤面里放了些许肉丝，素的和荤的都有，营养算是均衡了。青菜汤面里还夹杂着母亲的喜悦之情呢。

正想将碗里的剩汤喝个精光时，老妈过来了。

“别急着喝汤，锅里还有面呢！”老妈说着，左手端着铁锅，右手拿着铲子，往我的碗里倒面。

想到在学校，为了能省点钱出来谈恋爱，我经常饿着肚皮。而在家里，肚子能吃撑着。

我被回到家的幸福击晕了。

“阿昆，你在学校读书，都瘦了一大圈！”老妈心疼地说。

我不敢跟老妈交代自己在大学里谈恋爱的事情，不敢说出老妈给我的大学生生活费被我用来谈恋爱了。然而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，是挺难受的。

“妈，学校学习那么紧张，身体有些吃不消，人就瘦下来了。瘦总比胖好吧？胖的人更容易得病。”我勉为其难地说出我的理由来，权且是用来应付的。

“晚上给你多烧几个菜，补补身子。”

“妈，我现在毕业了，解放了，平时家里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，总比外头吃的地沟油要好上百倍哦！”

“哟，你这孩子开始懂事了。”

我心想：我向来懂事的。只是，在老妈眼里，我恐怕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出师不利。工作还没找着，先搭上一部手机。

那是回到家的第三天晚上，我骑自行车去了夜市。夜市摆地摊的特别多，东西琳琅满目的，直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我当时边看地摊上的物品，边心不在焉地推着自行车。

突然，从侧面闪出一个人来，那人中等身材、平头，因为是夜晚，我没看清那人的长相。

那人把脚有意无意地伸过来，伸到我的自行车前轮的钢圈上，着实